

特朗普現象：資本主義、個人主義和基督教的三位一體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

在今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，特朗普現象已經引起了廣泛的爭論，因為他是一個十分奇特的候選人，他口不擇言，不停地侮辱人，但無論如何，他仍然得到人心，最後更成為共和黨的正式候選人。

根據愛迪生研究中心（Edison Research）所說，大多數人支持特朗普的人都是教育程度偏低，將近一半中學程或以下的受訪者表示支持特朗普，只有約百分之四十具有大學程度的人支持他。有趣的是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）的一項調查顯示，百分之七十八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說他們會投票給特朗普。這兩個樣本代表的人口總體可能有重疊的部分，這是否意味著低學歷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傾向於支持特朗普呢？

然而，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福音派領袖也公開贊同特朗普，如福爾韋爾（Jerry Falwell Jr.）、葛福臨（Franklin Graham）、理查德·蘭斯（Richard Land）、詹姆斯·多布森（James Dobson）、本·卡森（Ben Carson）、詹姆斯·羅賓遜（James Robison）、埃里克·梅塔克薩斯（Eric Metaxas）……。為什麼他們會認同特朗普這似乎並不虔誠的候選人呢？福音派強調人的無助與上帝救恩的必要性，但特朗普說，他從不請求上帝寬恕，因為他沒有犯錯；特朗普似乎並不熟悉聖經，在自由大學中他誤稱【哥林多後書】為【第二哥林多書】；更重要的是，特朗普曾經擁有賭場，這直接與基督教的價值觀相違。

福音派領袖都提過支持特朗普的原因。例如，達拉斯第一浸信會的牧師羅伯特·傑夫里斯（Robert Jeffress）表示，他不關心總統的語調是否粗鄙，他只想最硬朗、最狠的人領導美國；他說：「任何一個基督徒沒有向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投下一票是由於驕傲，而不是基於原則。」超級教會牧師傑克·格雷厄姆（Jack Graham）也支持特朗普，因為特朗普發誓會任命保護宗教自由的最高法院大法官，並會解決貧窮問題。

在【為什麼投票給唐納德·特朗普是一個道德正確的選擇】一文中，神學教授韋恩·古敢（Wayne Grudem）說，特朗普是一個「有缺陷的好候選人」。他寫道：「在奧巴馬政府底下，自由主義的聯邦政府越來越控制我們的生活，但這是可以改變的，今年我們有一個不尋常的機會去打敗希拉里·克林頓，她支持墮胎、混淆性別、反宗教自由、抽重稅、大消費、大政府的自由主義。我相信，戰勝自由主義是一個道德正確的選擇。」

檢視了這些福音派領導人的講話和著作後，我認為所有這些原因都可以歸結為幾句話：福音派要不惜一切代價去打敗民主黨的「社會主義」、「自由主義」，因為這都是抗衡基督教的個人主義價值觀，縱使共和黨候選人並不理想，這種妥協是值得的。二零一二

年，福音派龍頭葛培理牧師願意支持摩門教信徒羅姆尼參選，於是葛培理做出了妥協，在其團體網站上把摩門教從異端名單上除下。

理想地說，耶穌不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，但在現實中，自上世紀三零年代以來福音派基督徒一直與共和黨攜手合作。今天，在許多美國基督徒心目中，共和黨的價值觀就是基督教的價值觀，而民主黨的價值觀被視為全盤反基督教。古希臘作家索福克勒斯（Sophocles）說：「一個明智的人會由過去的事件而判斷當前的。」為了了解目前的情況，我們必須知道在過去發生的事情。

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大崩潰，於是乎在三零年代美國進入大蕭條。在羅斯福新政下，政府增加開支於基礎設施，試圖促進就業和經濟；同時，政府提供援助予窮人，試圖建立社會安全網。然而，許多大商家和基督教領袖都不歡迎新政，在無數講道和文章中，許多牧師批評民主黨政府高舉「虛假的偶像」，他們堅持，羅斯福創造的福利國家不會落實照顧窮人和有需要的人，民主黨曲解了基督教的教義。他們認為，基督教的核心原則是個人的救贖，任何政治和經濟制度必須植根於個人主義，才可以和基督的教導接軌。簡單地說，聖經的福音是個人福音，而不是社會福音，而體現這種個人主義價值的最佳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制度。



在整個二十世紀四零年代和五零年代，詹姆斯·費菲爾德（James Fifeild）牧師和其他許多保守的基督教領袖呼籲美國要回歸傳統的價值觀，放棄民主黨的議程。當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八年贏得連任時，費菲爾德說，「威脅美國生活方式的勢力主要是來自華盛頓，而不是莫斯科。」費菲爾德三番四次地譴責各種「社會主義形式的法律」，例如最低工資、價格管制、社會保障養老金、失業保險、退伍軍人福利，以及聯邦稅項等。

葛培理亦公開支持企業和反對工會。一九五零年煤礦工人罷工，他批評罷工可能癱瘓美國；兩年後鋼業工人醞釀罷工，當時美國已經介入韓戰，他警告說，鋼業停工會損害在朝鮮作戰的美國軍隊。他說，如果工人想得到救贖，他們需要拋開跟雇主作對的想法。因此，【倫敦每日先驅報】的專欄作家給予葛培理一個新綽號：「大企業的傳道者」。

福音派和共和黨人不僅堅決反對所有民主黨的政策，即使共和黨人提出類似於民主黨的政策，他們亦不接受。例如，一九五六年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通過了一項法令，要建設州際公路，不過，福音派和共和黨人嘲笑這是「羅斯福新政的廉價仿製品」。興建州際

公路之目的是為了改善美國的交通基礎設施，但是，無論艾森豪的意圖如何良好，福音派和共和黨都會視任何龐大的政府支出為壞事。

從表面上看，資本主義和基督教高度兼容，自社會學家韋伯（Max Weber）發表了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】之後，這一概念已經被廣泛接受。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黨政策被認為是反基督教的，特別是在冷戰時代，因為共產主義國家也是反宗教。一九四九年，葛培理指出：「共產主義堅決敵對神、敵對基督、敵對聖經、敵對所有宗教。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對經濟制度的解釋，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，它由魔鬼引導，它已經向全能的上帝宣戰。」這種反共立場與他反對美國國內的「社會主義政府」是一致的。

回顧了歷史根源之後，那麼今天特朗普現象便不足為奇。特朗普是一位億萬富翁，他高度地體現了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觀。基督教被等同於個人主義和個人的救贖，任何社會福音、福利國家、重稅、龐大政府支出、規限企業、嚴格環保、任何威脅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東西，都被認為是反基督教。這些不僅是政策差異，當宗教和政治相互交織時，政見分歧便成為了道德上的對立。特朗普的信念和和生活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信仰呢？這不要緊，這些福音派領導人只希望選出一位共和黨候選人，從而撤銷所有民主黨的政策。

然而，許多福音派基督徒都沒有細心地核對事實。共和黨反對大政府和大開支，事實上，克林頓卸任時交付了一千二百七十三億元盈餘予小布殊，但小布殊交卻給予奧巴馬一點四兆億元赤字，而奧巴馬已經把小布殊遺留下來的赤字降低至四千九百二十億。在列根主政時期，美國的國債增至近三兆億，這是二十世紀歷史中前所未有的。共和黨人說規限企業會傷害經濟，但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的部分原因是小布殊放鬆了對銀行的管制。

二零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不僅是對民主制度的考驗，這也是對基督教的考驗。蘇格拉底說：「沒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過。」同樣的道理，沒有反思的信仰不值得相信。

2016.9.5